

# 我的初夏至味

□兴化 王九如

我心目中的初夏至味,说起来难登大雅之堂。非山珍,也不是什么难得的江河海鲜。当下市场上寻常可见的,从最初的十元只买两斤,到后期可买到七斤八斤的蚕豆便是。

和我一样,妻也喜欢吃蚕豆,只是住城里不太好买。她不怕麻烦,总是乘车赶到能仁里那样的大菜场,买些鱼虾荷花鸡什么的,当然,也少不了背回来一大袋蚕豆角。

见奶奶买了豆角回来,小翊最开心了。丢下翻看着的小人书,挤一旁帮奶奶剥起豆子来。小手掰开豆角,三到四粒饱满的豆子,刚好摊满她小小的手掌心。豆壳放垃圾袋,豆子摆进盘子里。有条不紊,小翊的手法已颇为娴熟。

想起过往,和小翊一般大的时候,我自然早早学会了剥豆。剥,还在其次,去田头摘豆角大都是我来完成的。摘好回来,接着就是剥。忙到最后,压轴的戏码是,拿针线穿上百个长长的豆串子,两头连起来打个结,让母亲放锅里一起煮。待到豆香四溢,豆子熟了,从锅里捞出豆串子。等不及凉透了,把串子套在脖子上。立马抬脚往外跑,母亲在后面叫也叫不住。这时候,袅袅炊烟还未散去。小巷里,一群带着豆串的小不点凑在一快,

互相扯下豆子吃,快活不已。

再后来,读到鲁迅先生的《社戏》。先生回忆少年时,和小伙伴夜里偷吃罗汉豆的经历,感慨道:“一直到现在,我实在没有再吃到那夜似的好豆,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。”

我终于知道,先生笔下的罗汉豆其实是我最熟悉不过的蚕豆。有时我一厢情愿地以为:曾经有一群淘气的小屁孩,戴着佛珠似的豆串四处闹腾。莫非这样的场景下,蚕豆便叫成了罗汉豆?此结论似乎太牵强,更无法取得官方的验证。想想还是算了,蚕豆的这个别名,还是让它留在鲁迅先生的文章里吧。

如果是嫩蚕豆,和茴香才是绝配。

记得从前外婆的房前栽了几棵茴香。每次我送豆子到外婆家,外婆都会采一把茴香叶与豆子煮了。蚕豆的清香,与浓烈的茴香相融合,产生了强烈的叠加效应。我小小的味蕾,自此有了深刻的记忆。茴香豆,堪称美味。

后来有机会去绍兴,找到咸亨酒店。想起孔乙己喋喋不休的那句“多乎哉,不多也”,不禁哑然失笑。寻个位置坐下,点几样小菜,要了一壶老酒。很快,茴香豆上来了,看着与从前外婆煮的那个不太

一样。夹一粒放嘴里,硬硬的,不是酥烂软糯的那种。估计是用干豆做成的。都叫茴香豆,本质有区别。孔乙己所津津乐道的美食不过尔尔,哪里比得上外婆煮的茴香豆有滋有味呢。

“想什么呢?”见我沉思不语,一旁的妻抬头问我。她带小翊已剥好了豆子。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:“没什么,你们忙了半晌,剩下的流程归我了。”小翊洗干净小手,满怀期待地等着我做的咸菜烧蚕豆。或许,出于对自己参与的劳动成果的尊重,吃午饭时,小翊对蚕豆的关注度明显高于荷花鸡和鱼汤。而这在平时是不太可能的。由此可见,娃娃劳动能力的培养,对劳动成果的珍惜,某种意义上是相辅相成的。一盘烧蚕豆,因为小翊的劳动参与,已然吃出了新高度。

妻崇尚食不厌精的理念,从不吝在食材的准备上多花费工夫。蚕豆买多了,她自有安排。留下些豆子再剥成豆瓣,这才有了色香味俱佳的豆瓣炒香芹、豆瓣炒鸡蛋,还有豆瓣豆腐汤、糯米豆瓣粽等当家名菜名吃。如此平凡的蚕豆,在妻的巧手中,所得到的提升不容小觑。

趁嫩蚕豆还未完全退市,妻决定,去市场再买一大袋豆角回来,剥好了直接存放冰箱。将这独特的初夏至味收藏起来。

## 母亲的芋头

□西藏昌都 罗裳

在我的乡村菜蔬图谱里,芋头离家最近。

每到夏天,厢房后面芋头繁茂,清芬氤氲。静夜,躺在床上,我念唐诗,芋叶们也在窗下跟着念,一片翠绿的读书声。

芋头地原是一溜荒地,竹阴笼罩,连阳光也懒得照耀。母亲见不得地空着,说芋头耐阴喜湿,就开辟出来种芋头吧。让土地开花结果,就是对土地最好的感恩,这是母亲的乡土哲学。

民谚说,六月六,开芋屋。六月的芋头,苗壮叶撑,过了白露,芋头才会摆上餐桌。可孩子们是不会等到白露的。我们偷偷煨芋头吃,被母亲视为一种糟蹋粮食的行为。她认为,芋头是养家糊口的粮食,上天恩赐的,要心存敬畏,常怀感恩。

在我们家,芋头是经济来源的一部分,要挑到集市卖。周末遇上

逢场,我就跟母亲赶集,她卖芋头,我去书店看书。回家时,箩筐里有时是半斤猪肉,有时是一本连环画,更多时候,是满筐暮色和几粒星光。

从家到镇上,二十五里路,却用去母亲大半辈子。一次,快到集市时,母亲突然脸色煞白,双手死死顶住上腹,靠着电线杆蹲下。街道泥水横流,芋头们坐在箩筐里,微微颤抖,和泪流满面的我一样,手足无措。我给母亲擦汗,手指所触,汗滴冷得像刚融化的冰。好久,她才直起腰来,又挑起箩筐前行,一步一颤,踩得整个小镇摇摇晃晃。

许多年后,当我路过这座小镇,都会想起那个初冬,白如缟素的镇医院坐在街边,一动不动,冷冷看着一个孱弱的妇女蹲在地上,旁边哭泣的孩子牵着她的衣襟,茫然无助。

直到去年,在市人民医院,四维彩超机找到了藏在母亲肝上十多年的疾病,已经转为肝硬化。医生对我耳语时,她怯怯坐在病床上,有些不安,像和我躲猫猫输了的女儿。

出院后,母亲在乡下调养。村里的老中医给了一个民间方子:芋头,治中气不足,久服补肝肾,添精益髓。厨房里堆满芋头,都是亲戚们送的,翻山越岭而来。

那天,我去向母亲告别。她坐在小院的阳光里,面色安详,静静地刮芋皮。一刻,她从芋头娘身上扳下一个崽,“啪”的一声,她微微一惊,仿佛听见体内有骨头折断,随即又被抽走。母亲怔怔凝视着芋头娘身上那道深深的伤口,目光悲悯,白发低垂,时光压弯的脊背离地面又近了一些。

我双眼濡湿,转过身,悄悄把行李放回了厢房。

## 江南拾花情

□无锡 陆锋

人间五月,我有些想念天台山上的杜鹃——这个时节,它们已然开得坦然华美、似锦似缎吧?

此时,在我所居的江南小镇上,杜鹃花正在低矮的灌木间开着,只是开放得过于安静,美则美矣,却总觉得寡淡了些。

杜鹃,是属于山野的花儿,还得放在山间看,还得去高高的天台上看。

天台山的杜鹃与别处的杜鹃是有大不同的。那里都是三十年以上的野杜鹃,野杜鹃的树高都在四五米以上,碗口粗细,以“苍干如松柏,花姿若牡丹”名满天下。杜鹃开花时,花朵硕大如碗,一树有花上千朵,花色多为大红、粉红、

白色和紫红色,开得漫山遍野。

天台山,是唐诗之路的向往点和目的地,承载着厚重的人文和烂漫的诗意。我曾在季节更迭中近似朝圣般地拜访过天台山,最后却为山上的杜鹃魂牵梦萦。

走到这一树花下,捡一朵落花簪到发间;走到那一树花下,捡一朵落花簪到耳畔。如此走走停停,不多时已经簪了满头的花。若是在这里看花看得有些晕了,便爬山,一路爬到华顶上去。

华顶是天台山的主峰,海拔千米以上,四周群山拱秀,峰岗重叠。其实,到了这里,还要抬起头来才能观赏到树梢上的杜鹃花:花在云中开,雾在花间飘,云雾与花海交映成

趣,真真是近看花有色,远看花似月,这美丽的杜鹃花犹如绸缎一般,铺满山间,美得让人窒息。

唯独耳畔恍惚的杜鹃鸣叫声是辽阔的。山间多辽阔,这声儿就有多辽阔。天台山的美,不在其形,而在此处天地间。

我总是惦记日子怕错过它的美,终究还是错过了。突然懂了俞平伯先生写作《陶然亭的雪》时的遗憾心境,虽只年年岁岁不能尽意,但心中免不去空负岁月之感。也许我该学学元稹,“曾经沧海难为水,除却巫山不是云”,既有曾经沧海便该知足,错过了今年还有明年,纵使年年错过,心中已有这一片美景在,足矣。

多情应如是。

## 天上的鱼

□宝应 陆金美

独自在外漂泊,每到麦收时节,总会想起儿时在老家打麦场上帮大人看天上一种形似“鱼”的云彩,当看到形似“鲤鱼”的云彩,我们孩子会脱口而出:“天上鲤鱼跳,一天太阳照;日烤麦场干,晒麦不用翻。”

我的老家紧靠汪曾祺的故乡,是生产小麦、水稻的主产区。那时候,收麦子对于农村人来讲,绝对是件大事情。农村有句俗语:“麦在田地不要笑,收到家里才牢靠。”记得,麦收期间,学校都会放十天的忙假,放假在家的我们主要帮父母在麦场上晒麦,看天上变幻的云彩,以防晒麦遭雨。

那时,广播里播报的天气预报不是很准,到了收割季节,老家人还是运用土办法,看云识天气。记得我上小学四年级时,父亲就让我和母亲在麦场上晒麦。太阳刚出,父母就把一堆麦子在麦场上摊开了。我扛着耙子,观赏天上变幻的云彩。忽然从天空东面飘来一片云,像金翅鲤鱼,鼓着一对圆圆的黑眼珠,弯着尾巴,在云片之间摇摆。天空飘着如此巨大的“鲤鱼”云彩,被在麦场晒麦的小伙伴们发现了,大家快乐地在麦场上奔走欢呼,“天上鲤鱼跳,一天太阳照,日烤麦场干,晒麦不用翻。”太阳当头照,晒麦不用翻,我们一群孩子,无事可做,就飞快跑回家,拿着鱼网,光着身子到河塘里捞鱼摸虾。太阳要落山时,我们才扛着网、拎着鱼篓,到麦场上把麦子归成堆子,然后用塑料布盖好,才高高兴兴回家。

有好天气,就有坏天气。有时麦子在场上摊开不久,天空突然飘来奇特的黑云,像一条黑鱼,在云中相互追逐。“鲤鱼夹鲤鱼,大雨马上停。”这时火烈的太阳从空中射下,照耀在场上的麦子上,黄澄澄的。

光阴宛如一列火车,恍惚间呼啸而过。而今,即使在农村,麦收时还有多少人“看云识天气”呢?

手机上轻轻一点,每时的天气情况就会显示出来,现在农村收麦不用晒,直接烘干进了仓库。几时,晒麦看天上的鱼,只能化作一抹记忆,留在心底。

## 蜡纸印考卷

□苏州 沈惠勤

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,老师们在课堂上执教基本凭借的是一支粉笔、一块黑板、一根教鞭,而课余最苦心经营的事情就是出考卷。

当时教育资源贫乏,出考卷完全依靠纯手工,教师静心伏案,开始刻写蜡纸。钢板上覆着一张蜡纸,嘎拉拉,嘎拉拉,时光一点一滴行走在铁笔尖端,一笔一划,匀白的蜡纸被犁耕出细细蜡质,蜡纸上便跃出一个个镂空了蜡质的珠圆玉润的白字。在蜡纸上刻字不同于练习软笔、硬笔、粉笔,有轻重缓急之分,而是需要尽心竭力一字不错、均匀使力,方能刻出清晰、匀称的字体。对于一张考卷的精雕细刻耗心费力,中途但凡喝口水都是谨小慎微的,唯恐稍一闪失,一字之错导致全盘推翻,所以自始至终,教师刻考卷往往一气呵成,半天光阴始终静坐默语,如此劳作,

**青石街**  
775号  
NEW SUPPLEMENT  
投稿信箱:xinfukan2@126.com